

從”Readability of the Past in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2007)”

及其中文譯本看學者對《左傳》解讀及謬誤

朱文章¹

¹ 陸軍軍官學校政治系

摘要

《左傳》是十三經之一，不但是信史，又是眾多膾炙人口故事的彙編，書中的修辭提供世代中國人思考靈感。在哈佛大學任教的李惠儀（兼中研院院士）以極大心力寫就《左傳的書寫與解讀》此書，為中西學界探討《左傳》提供了里程碑與新高點。作者對《左傳》的研究就歷史行動者、記錄者以及閱讀者不同視角，探討了《左傳》編輯者的立意價值，學術價值極高。本書以英文寫就，本文擬就中英文比照找出翻譯可能造成的謬誤，並就李惠儀書中對《左傳》的解讀，提出解讀。

關鍵詞：《左傳》，翻譯，主軸解讀

一、中文譯本的謬誤

《左傳》是中國經典，對有興趣的中文讀者理應沒有文字障而隔閡，但李惠儀此書係以英文寫就，在翻譯回中文時，未必能如實反映史實，其因可能在翻譯過程出錯，也有可能是在寫作過程中因一時手誤而乖離史實。

1.1 起訖年份

譬如，本書在計算《春秋》與《左傳》兩本記載的起訖年份上如此寫道：

《春秋》今人普遍視為經典，是魯國史官紀錄的當代魯國編年史，年份跨越242年（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81年）。

《左傳》記錄了255年間（從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68年）各種故事與言論…是中國歷史與文學的重要典籍。

按《春秋》經文記載至魯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兩年，亦即魯哀公十六年孔子逝世為止（公元前四七九）。根據學者楊伯峻：「春秋經止於此」。該兩年經文如下：

哀公十有五年 (480 BCE)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
夏五月，齊高無丕出奔北燕。
鄭伯伐宋。
秋八月，大雩。
晉趙鞅帥師伐衛。
冬，晉侯伐鄭。
及齊平。
衛公孟彊出奔齊。

哀公十有六年 (479 BCE)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
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因此《春秋》經文記載時間結點應為魯哀公十六年，記載之正確時間應為 244 年，而非本書所稱之 242 年。另，《左傳》於魯哀公二十七年後，為預告三家分晉，於該年另外加載史事至魯悼公四年（公元前四六四年）：

悼公四年 (464 BCE)

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柣之門。鄭人俘鄆魁壘，賂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將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弑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

因此《左傳》傳文記載相關史實之時間，應延長四年達 259 年，亦即《左傳》傳文比《春秋》經文多出 15 年。如擬以魯哀公二十七年結束《左傳》，建議應對往後四年有所交代。

1-2 晉人 vs. 晉頃公

嚴復論翻譯時提出「信達雅」三種標準，作為譯文能否貼切原作，傳達意義。信是正確轉達、妥善呈現，這個標準對外國讀者固然重要，但對於古文英譯尤其重要——這是連跨兩層的作品。一旦失真，原作初衷盡失，也無從補救。本書係《左傳》權威學者作品，惜翻譯時偶有失真之處，謹持攻錯心情，舉晉國祁、羊舌兩氏遭滅

為例說明：

原文：“The narrative suggests that Qi Ying has the right, perhaps even the moral imperative, to punish his licentious retainers. The situation spins out of control, however, when Qi Ying's followers take matters into their own hands and put Qi Sheng and Wu Zang to death. The Jin leaders use the private execution of justice as an excuse to destroy the Qi and Yangshe clans.”

譯文：《左傳》的論述認同祁盈有權懲罰放蕩的家臣，它甚至認為祁盈懲罰他們有道德上的依據。然而，當祁盈的手下採取主動，把祁勝與鄔臧殺了，局勢也就完全失控了。最後晉頃公以伸張正義為藉口，私自消滅了祁氏與羊舌氏兩族。

蓋晉國大夫叔向，羊舌氏宗主，歷事晉悼公、晉平公、晉昭公三世，活躍晉國政壇及各諸侯國之間，長達 30 年之久。當時晉國六卿鬥爭，互不相讓，上卿趙武對公室仍算忠心，他輔佐趙武參加弭兵會盟，盡心輔弼，達成使命。晉昭公繼位後，他集結兵車四千，威攝諸侯，讓齊國稱臣，維繫了晉君威望。雖然公室與六卿之間的鬥爭晉君毫無勝算，但由於羊舌氏屬於公族，讓他毅然站在公室一邊。他的羊舌氏與同為公族的祁氏，自然成為六卿擴張勢力、

打擊君權的首要目標。正因為如此，晉頃公對兩氏依賴甚深，即使兩氏被政敵逼迫，已至危殆地步，晉頃公絕無自斷右臂之舉「以伸張正義為藉口，私自消滅了祁氏與羊舌氏兩族」。

上述譯文也不是原作本意。”The Jin leaders use the private execution of justice as an excuse to destroy the Qi and Yangshe clans.”本句的關鍵字”The Jin leaders”分明是複數，一望可知不會是晉頃公，當為他人。究竟為何人，試從《左傳》文本呈現之語境說明之：

春秋初期，各諸侯國君仍能乾綱獨斷，舉凡國內外大事，多半親自參與。魯僖公二十八年之城濮大戰，係晉楚爭霸、晉國國際地位躍升關鍵，當年的踐土之盟，是列國新秩序開始，故《春秋》經文記載「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由與會代表名單可見，無一不是一國之君。趙盾專權，國內維穩成功後，在扈地與各國國君會盟，旨在使各國承認他在晉國專政地位，但魯國認為參與由上大夫召集的會盟有損魯國地位，故意遲到。經文記載：「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左傳》傳文很清楚寫到：「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

對於這種不識時務的舉動，趙盾無法容忍，曉以大義之後，隔年魯國乖乖就範，派出上卿公子遂前去謝罪。《春秋》經文記載「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左傳》傳文更明白直書：「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襄仲會晉趙孟，

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戎。書曰「公子遂」，珍之也。」雖然加上自圓其說幾句話，但無法阻擋的是各國上卿主政的歷史潮流。

因此，在趙盾之孫趙武主持弭兵會議時，連《春秋》經文記載「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都可清楚看出這個勢頭。會議當中晉楚爭盟，當時《左傳》傳文記載為「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此處可見，「晉人」、「楚人」必然是主談人，亦即兩國上卿無疑。

這個推斷，可從三年後各國會于澶淵，商討救濟宋國災難時《春秋》經文記載「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得到證實。從此，所見經文傳文有關各國之「人」，均為該國主政者無誤。因此本段所稱”The Jin leaders”必然是覬覦兩氏土地、意欲除之後快的六卿，而非勢單力薄的晉君。

1-3 Human Agency vs. 天人之際

翻譯之不易，有時產生於跨界偶遇的術語。春秋時代卜筮當道，代表「天人」之學風行；但當時禮樂崩壞，個人憑藉能力改變現狀的情況更多，譯者對這種跨領域的語境背景應具備能力處理。本書中譯本對此，有時稍顯力有未逮，試舉一例如下：

原文：“The sign and its fulfillment or betrayal, interpretation, and manipulation structure events, define narrative units, and assert or question the readability of the past, thereby defining causality, human agency, and possible 'reason in history' (be it a moral scheme rewarding good and punishing evil or a certain vision of order or teleology).”

譯文：「徵兆的發生，應驗與否，以至它們的解讀和運用，都組織了敘事的結構，並劃分出不同的敘事單位。同時，這也在考證過去是否可以解讀，並勾勒出因果關係，考究天人之際，歸納可以推動歷史發展的「原因」（它既可以是懲惡揚善的道德規範，或某種目的論）」

這段翻譯的關鍵字是（human agency）俗話說「時勢造英雄」，相對而言則是「英雄造時勢」，亦即人類有能力進行選擇來影響世界。《左傳》這種例子不勝枚舉，是舉例說明如下：

其一、城濮之戰後兩年，為報復鄭國，「晉人、秦人圍鄭。」鄭國危如累卵，靠老臣燭之武出馬與秦穆公長談，「秦伯說，與鄭人盟」（僖公三十年，630 BCE），不但

解除眼下亡國危機，還種下秦晉失和、國際秩序丕變種子。其二、吳師入郢，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秦哀公未置可否，申包胥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大為感動，秦師乃出，終於解除亡國之危。（定公四年，630 BCE）。其三、申公巫臣勸楚國君臣放棄夏姬卻自己娶了這位美女，以及因為土地賞賜與楚國重臣子重結下樑子，「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閭、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憚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疲於奔命以死。」」（成公七年，584 BCE）因私怨而促成晉、吳結盟，兩面夾擊楚國霸局，不但解除晉國大患，最終也促成弭兵和解，讓春秋列國關係完全質變。

燭之武、申包胥、申公巫臣三人憑藉個人努力，突破體系框架，對列國關係造成重大改變之情事，都可以稱為「人類施為（human agency）」，亦即人類進行選擇和以選擇來影響世界的的能力，它與「天人」之學實無關係。如此翻譯似與原文旨意有別，試改譯如下以符原意：

「徵兆，和對徵兆的順解與扭曲、徵兆的闡述、徵兆對某個故事主要結構的操控，界定了故事的敘事單位，也證實或推翻這個故事的可讀性。因此，〔故事中的〕因果關係、人力操作，以及可能的「歷史原因」（無論是懲惡揚善的道德規範，或某種秩序觀點或目的論），

都將一一[因徵兆]得到界定。」

二、對英文原本解讀的解讀

在本書前言李惠儀說明，寫作本書目的厥在通過研究《左傳》，來探討人類詮釋歷史的解釋結構如何建立起來，又如何瓦解？歷史理解範圍多大，又有哪些局限？我們能在什麼範圍內質疑歷史，此舉又有什麼意義等諸多問題。為達此目的，本書在第一章說明了《左傳》成書過程採集來自不同史料，反映出不同觀念和不同的說教內容，這是戰國時期收集的歷年傳經、授課、游說、諫諍材料，所以《左傳》有無數完全混淆的主張互競。書中以鄭莊公為例，說明不同的視野，可以得出不同的結論和教誨。

第二章專門探討因果關係：因為編年體例，一件史實可能跨越長時間結束，如此，也給《左傳》作者（們）操作空間——從偶然到必然之間的問題與時序掛勾後問題更大——讀者必須如何了解作者取捨材料的考量因素，以便充分說明事情原委？第三章討論《左傳》全書無所不在的徵兆——它們能否解讀？猶如一本偵探小說，根據《左傳》記載，許多先知、君子、卜人、史官具備能力以預測未來、回溯過去、並為事件提出解釋，以便當權者接納。這群先知中的懷古派，利用音樂和詩經進行徵兆解讀，但就手法而言，占卜與釋夢則更屬少數人才能壟斷的專門知識。

第四章：徵兆的驗與不驗，其實讀者都可以用來檢驗一件事：書中人物對徵兆客觀解讀或刻意操控的意義，因此徵兆的運用不但具有劃定敘事單位的功能，即使作者使書中人物在表面上對徵兆持正面肯

定的態度，後世讀者也同樣能質疑解讀並過去的史事。於是徵兆的誤讀、誤解、操控，其實可以反映出作者字裡行間未見說明的企圖。本章以晉文公和楚靈王為例，說明這些歷史人物對徵兆的利用與濫用。第五章題目是「解釋的焦慮」，說明對歷史了解產生的解釋結構如何發展，然後如何解構（因為負面人物有時獲勝讓助人擷取歷史教訓的企圖難以把握）本章提出弔詭：模範人物缺席也能達到敘述發展。也提出疑慮：春秋末期社會秩序逐漸瓦解所致的焦慮，是否來自作者想要掌握歷史進程而產生的？換句話說，焦慮是否來自古人企圖預言衰世而出現？

如把全書無數徵兆視為含有因果關係的材料，如把《左傳》書中述及數以千計的君王后妃公卿將相、臧獲婢妾與臺皂隸所有言辭和行動、敘述和評價、意圖與效果當作正反面模範，如把發生在彼等身上所有史事當作可資學習的殷鑑，則本書中最終章所稱之「焦慮」，這長達兩個半世紀所產生的各種矛盾——其實是《左傳》作者（們）各種想讓別人求售言論的大雜燴，其實就是爭取當權者接納解釋往事，所整體呈現的燦爛篇章。亦即，《左傳》無數看似完全混淆的互競主張，可否經由抽絲剝繭，獲致《左傳》其實存有一個貫穿全書的思維理則（main theme）——如有，則《左傳》作者（們）經手的寫作動機、賦予史事意義的策略、與引導讀者理解過去，接受書中教誨的目的（main purpose）便可成立。

以魯隱公為例，衛懿公來訪不見魯君，臧僖伯勸戒魯隱公；魯君略地與僖伯厚葬，如以個案視之，或可稱魯君謹小節而昧大體，但鳥瞰視之，根本是公室與公族的權

力鬥爭。羽父等種種細節停留在事件表層，本書認為這為隱公被殺提供了合理解釋，但也是魯君公室失權此一主軸之濫觴（第二章）同理，述中描繪晉國權臣卻缺訪楚，楚國令尹子反濫用音樂來羞辱這位炙手可熱的對手——但這種表象，會不會是卻家胡作非為，已經到達末路，其下場路人皆知，所以楚國用這種套路來結交晉國的朋友（亦即卻家的政敵）？

本書認為在論及齊、晉、魯國權力鬥爭時《左傳》立場常有偏頗，作者李惠儀認為這是《左傳》文本資料來源不一的結果。如是，則《左傳》作者（們）保留、捨棄、裁剪過程，本身就顯示有迎合全書主軸之立場。第三章高人每用占卜進行論斷，季氏、史墨、昭公、王子伯廖、曼滿、鄭侯各案無所不用，軍事上有先穀、荀首、晉厲公、呂錡、楚王一目被射無一不驗，李書認為若干神秘的預言是《左傳》作者（們）的創作，如是，若能證明存在《左傳》全書多達29個夢能有符合全書宗旨之主軸，則是不是也說明《左傳》立場常有偏頗之現象其實有其理由與目的？

三、結語

進入世界村網路世紀，文化交流的意義更顯重大。李惠儀這本關於《左傳》的權威研究，為增進中西溝通貢獻極大。本書係中國人以英文寫就，又以中文翻譯回來中文世界，其中古今中外均涉，閱讀本書，一如所有《左傳》讀者，目的就在獲

取真實可取的教誨，為達此目的，第一步便是正確解讀，本文企圖正確解讀李著，終極目標厥為正確解讀《左傳》。兩本中英專著，標記著這條路上極顯著的里程碑，確可供我人追尋目標之依循。

參考文獻：

- [1] Li, Wai-yeec., *The Readability of the Past in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8)
- [2] 楊伯峻著，*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2009)。
- [3] 文韜、許明德譯，李惠儀著，*左傳的書寫與解讀*，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
- [4] Wai-yeec Li, *The Readability of the Past in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8, p.30
- [5] Wai-yeec Li, *The Readability of the Past in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P. 158
- [6] 文韜、許明德譯，李惠儀著，*左傳的書寫與解讀*，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第138頁
- [7] 李惠儀著，*左傳的書寫與解讀*，第77頁

The Understanding and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Readability of the Past in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2007)*” and Its Chinese Translation

Sydney W J Chu¹

¹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s, Chinese Military Academy, Taiwan

Abstract

Zuo Zhuan is a Chinese Confucian classic and a historic book of educational lessons. Its narratives inspire the way Chinese perceive the world. Wai-yee Li, a Harvard professor, lays out the foundation and sets up the road map for the students in studying *Zuo Zhuan* in her book, *Readability of the Past in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2007)*.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compare the passages and its Chinese translation to locate the possible way to better understanding the classic.

Key words : *Zuo Zhuan*, translation, main theme

